

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念四日  
即公逝世三週世紀紀念

文定公徐上海傳略

後學磨海史林駟署簽







徐文定公像

# 文定公徐上海傳略

## 南京教區惠主教的書信代序

本年公曆十一月二十四日，就是廢曆十月初七日，爲上海徐文定公三百週逝世紀念日；爲廣傳公的行實起見，徐宗澤司鐸曾寫公的傳畧，付印之前，來求余作序；余樂爲之，就將覆他的函代序罷。

最近，在三月二十日，余曾爲公教進行會的事，寫一公函，致本教區的司鐸和信友們，函中提起徐上海的爲人，他，就是一個愛國愛民的好官；他，就是傳教保教的好信友；因此，余令本教區公教進行會奉他爲主保，作爲公進會會員的模範。

今者爲余又是一個欣慰，就是余將奉教閣老的好表，在閱他

的傳略者的前，重新提及；并且在可能範圍之內；和聖教會聖律能許可之中，余又想鼓勉教友，照各人所受的恩寵，和則效奉教閣老熱心程度，承認他是天主的忠僕，請他轉禱，以得我們所需要的恩寵。爲此，余要說及這新教友，——徐上海——如何自領洗以至去世，（一六〇三年——一六三三年）在三十年之中，他在自己的思言，行爲上，深深地顯出基利斯督的精神。

這基利斯督的精神，就是陶冶聖人的模型，因爲要成聖救靈，須要同化於基利斯督；基利斯督者，是聖德的根源。果然，衆聖人的聖德面貌，都是從基利斯督攝影而來的；這影，蘊藏在基利斯督所訓示於吾人的真福八端中；奉教閣老朝乾夕惕地修此八端，使這個基利斯督的肖影映顯出來，我們只要翻閱和閣老活在同時的西教士書函，就可以知道閣老有這個聖德；今概括地述下。

公有神貧之德：這個神貧的德行，在他的持身處世中，可以見



得。公食菲居約，無富貴的排場；公樂與神貧的西士多交接，而和席豐履厚的官紳少來往；公視世榮世福如同草芥；公不買田置宅，爲他的子孫積財；公只一心一意地修神貧的德行。這個超越的思想，實從他持躬謙下之心，散出的芬芳。

公有良善之德：因爲公遇任何事情，待任何人物，常常處之接之，和顏而悅色；以爲萬事都是在天我等之父所安排的，故樂然受之。據當時人的記載，說：公對於自己的情感，自己的思想，言語，面容等等，常不停地留神修省，不使越出常範；是以公的言行，可作福音的宣傳者。

公的良善之德，更顯之於涕泣的時候：當公遭父喪時，雖遇悲痛之事，而却順從主命，不怨不尤；當聖教艱難時，對誣陷他的人們，不仇不報；可見公於良善之德，修到火候功深；故在涕泣誣陷之中，而仍有真實的神慰。

公有嗜義如飢渴者之德：因了這飢渴，他急不得待地求領洗；

領洗後，熱心地研究教理教道，謹慎地守天主誠命，欣勤地領聖事，與彌撒，避罪修德，做成一個模範的教友。他又飢渴地幫助西士傳教的。我們今日看見這很興盛的上海會口，就是公和郭居靜開創奠基的。

公有哀矜之德：公對於貧的，病的，年老的，在監的，抱矜憐的心腸。有一日公正當用膳時，門外有一乞丐來乞食，公命傭人將棹上所備的飯菜，盡給乞丐，自己竟終日克苦不食；故人稱公是貧窮人的一共父。

公有心淨之德：因為公對於潔德，修之惟勤，不敢苟且。試想在公所處的環境中，而公能得保身清神潔，真是難能可貴之事；故外教官紳，也引為驚異。當時有一教士謂公是一完人，一因他苦身克己，守齋鞭打，用種種方法來壓服自己的私慾偏情。公終身無二色，領洗前後，守好一夫一妻的聖誠；雖家人要他納妾廣嗣，公不為所動。

顯現；又在對待難爲他的人們；他的態度，非常和靄，無報仇的心，單用和平來感化人。

公有爲義而被難之德：就是在二六二六年的時候，沈澹難爲聖教，攻斥教士，誣陷閣老，公毅然以身家保護聖教，不畏權威；又庇翼教士，留教士於家，不怕招害；這種爲義而被難的精神，真是可欽可佩的。

總之：奉教閣老，秉基利斯督的精神，虔修真福八端，留吾人以此好表；巴望這個好表，能鼓起今日的教友倣效徐上海，追隨基利斯督的踪跡，而獲有謙遜克己的思想，傳教救靈的神火，照各人地位所能，廣揚基利斯督的神國於中華大國；這是余的厚望。

二二·一五·於徐家滙·

文定公徐上海傳畧



## 文定公徐上海傳畧

文定公徐上海傳畧

徐文定公，名光啟，字子先，號玄扈，爲江蘇的上海人，文定是他的賜謚。相傳公先世自宋靖康由汴遷至姑蘇，至高祖竹軒，又自姑蘇徙至松江之上海；但是詳細的情形，因在倭亂時失掉了宗譜，已無從可考。文定公生於嘉靖壬戌三月二十一日，就是公曆一五六年；他的父，名懷西；母錢氏。公幼時好學勤讀，文章冠儕輩。八歲時，嘗登塔捕鴿爲樂；不幸偶然失足下墜，見者驚呼。公很鎮靜地持鴿，對他說道：「你還能在塔縫中，飛來飛去，累我想了好幾天嗎？」二十歲，考進金山衛秀才。是年娶處士吳小溪之女爲室；二十一歲生子驥。二十三歲，遭祖母尹太夫人的喪；太夫人守節四十多年，卒時享年八十有一。三十一歲又遭母錢太夫人喪。公未顯時，在家鄉教

讀自給，鄉試又屢次不中；一五九六年，在廣東韶州，當教授，得遇見郭居靜，初次聞知天主教。萬曆二十五年，即一五九七年，考中順天解元；但翌年應禮部試，名落孫山之外。公於這時候，對於人生觀問題，已常縈擾在心，求之儒書未得其道；索之二氏九流之書，更茫無指歸；一六〇〇年，又到北京去應試，道經南京，順便去見利瑪竇，乃考問人生大事，生死問題。利子爲他講天地有一主宰，掌管萬物，人有不死不滅的靈魂，爲善有永賞，爲惡有永罰等等，公教的基本道理。公聞之，深加思索，非常悅服。但公是天主所預簡爲我國聖教的柱石，天主要親自光照他的明悟，令他皈依聖教。一夜公做一夢，夢見一座大殿，內分三所小堂，第一所堂中，見一位神像，并聞得一聲音告云：「這，是天主聖父；」第二所堂中，亦有一位神像，惟頭帶冕旒，有聲云：「這，是天主聖子；」又云：「這兩堂的神像，當一體恭敬。」但是第三所堂中，則不見有神像。恐因公未曾領洗入教，故天主聖神不降現他見。俄而醒，不知其所兆。進教後，才知這是天主三位

一體的奧蹟。

\*

\*

\*

一六〇三年公曆二月，公有事又到南京，因去見利瑪竇，適利公已北上，乃晤見羅如望司鐸。羅公陪他進聖堂，朝拜天主聖母像，爲之講解聖道。公奉教的心頓熱，即研究道理，夜以繼日；歸寓時，將利瑪竇所寫的聖教要理兩本帶回，盡一夜的工夫看完，且能背誦。翌日來見羅公，請求即行付洗。羅公要試他信德究竟真誠嗎，限以八日預備的工夫，又須每日一次到堂聽道理。但公以一次太少，必須兩次。於是每日二次到堂學習道理，有時羅公無暇爲之講解，乃由鍾修士（廣東新會人）代之。八日期滿後，公於道理已經了解，就得領聖洗，聖名保祿。公因年終（公曆二月十一日）將近，領洗後即回上海；回後，兩次寫信給羅公，表示感恩欣樂的意。過了數月，



已是一六〇四年的五月，公又到南京，赴甲辰禮闈試，同行的還有二位舉人。公在南京寓在堂中，樂與西士會談；小住十五日，日日望彌撒，問道理；屢次告解，領聖體，非常熱心；并勸同來的兩舉人也領洗。

不久，公兼程北上會試，這次竟中進士，名列八十八名。名次既不列前茅，照例應當外放，以俟積勞方可陞遷。但是天主上智要他，在京保護聖教；故雖一榜進士，計三百零八名，而殿試後入翰林者，僅有二十四名，事本極難，且公也不敢希望，因而起初不擬應試；但是去一試，竟欽點第四名翰林，改翰林院庶吉士。然翰林雖點，而欲進身六部，以致高位，必須月課常考前列；乃公月課，屢列第一；但恐同寅妬忌，故常不赴考，同寅均稱其謙遜，謂君子不欲多上人，此語公有之。

公點了翰林，於是在北京做官。利瑪竇自一六〇〇年到北京，常居京師，直至去世（一六一〇年）。利徐二公同在京邸，交情非

常親密；每日二人必講學談道，著書立說，凡天文地理，形性水利諸學，莫不探究；尤其是對於曆數，精勤討論，竟至忘食忘寢；幾何原本，就在一六〇五年至一七〇七年譯成，刊印；其他利子所著的書，都由公潤飾，修削。

\*

\*

\*

公雖研究本性的學問，確也不忘超性的事情；他進教後，他的老父還未認識真主，且年已七十三歲，不能久居斯世。公乃於一六〇六年迎父到北京，爲他預備領洗。公父略明道理後，卽受洗，聖名良，同時公的子驥，時年二十五歲，和公的吳夫人也領受洗禮；驥的聖名雅各伯。公的父親領洗後，不及六月，就在一六〇七年四月二十八日（舊曆）在京去世了。公爲父治喪，完全照聖教會的禮節，由利瑪竇在京舉行追思彌撒。爲亡者做彌撒，祭披該黑色，是按聖

教的禮儀如此；但中國風俗，爲喪事，當用白的，那時用黑色，爲外教人，是有些詫異的。公爲他的父親所買的楠木棺材，價值百金，一切從豐。治喪畢，即昇柩南回；他經過南京的時候，特請郭居靜司鐸，到上海來開教。公扶父柩先行，郭公於一六〇八年冬，始到上海，寓公府，那時公府在滬城南門，沿喬家浜之九間樓；郭公卽在此樓居住三日；後遷至南門外的雙園。郭公在此居二月，親自付洗五十人，都是由公勸化而預備的；蓋公救靈心切，要上海同鄉人盡爲聖教的赤子。公後又購地，另造聖堂一所，在公府之西；一六〇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郭公在上海特舉行聖誕大禮彌撒，新教友都歡天喜地，過這瞻禮。一六一〇年，郭徐二公預備新教友，又付洗一百五十人。公在家守喪，曾二次到澳門，因要瞻觀聖教的莊嚴聖堂，和隆重的禮節；在澳門且二次行避靜神工；公之聖德日形顯著，得之於聖依納爵的神操實不少。一六一〇年，公服闋回北京，道經南京，正值聖誕彌撒時，恐不及趕到，舍轎步行而往，其謙卑有如此。公到京時，利



瑪寶已於三月十八日逝世，故回京後，即和李之藻爲利公籌劃葬事。公和利子度活最契密的生命，是在一六〇四年——一六〇七年，三年的時期中；但時候雖不久，而二人已心心相印，使我國聖教歷史上，利徐二公已不能分離了。

\*

\*

\*

利公去世後，方在襁褓中的我國聖教，得有公的護衛和宣揚；當時在北京的，共有三教士：即龍華民，龐迪我，熊三拔；龐公繼利瑪竇爲教區會長，不常駐北京的，熊三拔爲北京住院院長，龐迪我精曆數。那時教士在京，并無皇上的正式准許；關於傳教的事情，也不少難處；公乃常想，尋一機會，使教士能和朝廷接近；適一六一一年十一月朔，會日食，臺監推算失驗，公乃促禮部保舉龐迪我等參預曆事；公就和熊三拔製造天盤地盤，定時衡尺，璇璣玉衡等器；當時

的人們都見所未見；於是公之名譽頓遠近都知了。那時教士得能參預曆事，這都是公所辦到的；後來教士於天文一門，做許多爲國爲教有益的工作，是根基於這第一步。

公在這時，正爲教士籌劃久駐我國傳教之策。不知仇教者，也正在謀想怎樣打倒教士；這個主謀的人，就是禮部侍郎沈淮。沈淮受沙門的慫恿，起與聖教爲難，誓欲拆毀聖堂，驅逐教士，逼令教友反教；一六一六年上疏誣教士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；公在京師爲翰林院檢討，論官職在沈淮之下，但講才學，則遠超其上。公不畏權貴，上書辯護；公之辯學章疏，至今膾炙人口。公又致書南京諸官紳，託保護教士，故士大夫多有不直沈淮者；在京的教士，公又迎至己寓，以庇翼之，其愛護教士，有這樣的熱心。這個教難自一六一六年起，至一六二四年，沈淮失位而止。

\*

\*

\*

在一個強敵來傾覆明朝的時候，明室也遭國難，就是滿洲入侵，遼東興起。年公在津門，奉旨練兵禦敵，公乃到通州。公以爲中國軍事的不振，在乎軍器的不精，乃倡議遣人至澳門，多購西洋大炮，并請西洋炮手同來，教練中國兵放炮的技藝；但雖購到犀利的大炮四尊，末了，因忌公者多方阻當，卒無濟於事。此時朝鮮王對於中國很表忠心，嘗防守鴨綠江口岸，以抵制滿人的侵略；會彼國又受倭擾，無力抵抗，乃求助於中國。公見機會很好，既不能在己國効忠，振救將亡的國家，不如到彼朝鮮，籌防邊禦敵之策；并可傳佈聖教，設法付洗朝鮮王。朝王見了上國的使節，自必更能發奮，抵禦侵侮，爲國爲教，事莫有善於此了。但是這個計劃，又被阻止，不得實行；這是一六一九年的事。自是年以迄一六二二年間，公雖在京師，但不能發展他的才能；故往來津京間，効忠無由。萬曆帝晏處深宮，置國事於不問；一六一九年崩逝；他的長子常洛卽位，改元泰昌，在位僅一月而崩；有



疑是受太監的毒謀而死的，因泰昌力能振興明室的。泰昌崩，子由校方十六歲，繼承大統，改元天啟，軍國大事，於是在太監魏忠賢手；由方從哲，沈澹，勾結魏監，相繼入閣，擅作威福；且沈澹要成他的難爲聖教的計劃，顯然排斥公；公見機而作，力請退隱，至四次之請求而得允准；乃於一六二二年，回到他的家鄉——上海了。

\*

\*

\*

在這數年中，沈澹當權，抱仇教的主義，對於徐光啟，李之藻，楊廷筠，自然積不相能的。藻因公之推薦，授光祿寺少卿，兼管工部都水事，但不久，被沈澹排斥去了。公潛隱上海，暗中盡保護教士之職；那時沈澹的黨羽，誣妄天主教和白蓮教相同的；公致書士大夫，力關其妄，分十四端以辯之；然而人們不察，禁教如故。楊廷筠亦在杭州，庇翼教士。但沈澹雖奸，不久羣相側目；卒於一六二四年，被罷

斥而去。沈穰既去，朝廷乃重召公進京。但是時魏監專權，朝廷雖有意用公，以便和教士等任修曆的職；但卒不果行；公於一六二七年，乃仍回上海。

公這次回上海，似有天主上智的安排，因上海的開教，由公開始，故有教難，也當由公以處置之。是年在松江傳教的李瑪諾，黎甯石，被人控告於知府，捕之非常急迫；李黎二公乃避隱於公家。無何二公的罪案，竟頒發到公家；李黎二公因想為聖教光榮故，欲出庭辯論；公深深以為不可，勸避其鋒，使火自熄；公又令其子驥親送二息。公到杭州楊廷筠家，以遠其禍。事情果如公料，一場大風波，逐漸平息。倘沒有公在，和公的計劃，恐這個局部的教禍，將波及全國了！

\*

\*

\*

崩逝，他的弟崇禎即位；京師有許多事變發生，就是一六二七年，天啟革積弊：其改革的第一步，先施行於宮中，就是取締太監；其第二步，乃起用故臣；公也是在首先起用的人數中。一六二八年二月，奉先皇帝旨以原官起復，不久授禮部侍郎，隨陞禮部尚書。公進京後，除爲國効力之外，他的惟一的志願，就是要提倡科學，重用西士，以整理曆務；會監官推算日月蝕，屢屢不合預算的時刻分秒，皇上怪之。公乃乘機上疏，言本朝欽天監惟依舊法推算，舊法疏闊，元代時已屢屢錯誤，無怪今日之失驗。惟西法精密，悉合天象；昔利瑪竇，早經提倡，今尙有他的同志龍華民、鄧玉函，精通天文曆法，宜卽召用。皇上覽奏，當卽照准，命公爲監督，李之藻佐之，設局於宣武門內，天主堂東首善書院，署曰曆局。又徵西士湯若望、羅雅谷和鄧玉函、龍華民譯書修曆，並製天文儀器。從這時候起，西士寄居京師，有皇上的准許，其他散居各省的教士，也有庇廕了，中國開教的基礎，乃成立。



了，堅固了；這都是公的權力所做到的。

\*

\*

\*

謝了！一六二七年，南京教難平息後，楊廷筠去世；一六三〇年，李之藻也繼楊公而謝世了！李子臨死的前，執公之手，以中國的聖教和西士托公照顧。我國的聖教三柱石，現在惟存其一，公而已。公爲聖教出力，但爲國家，也很出力，想保全華夏民族，拯救明室於滿清之手；因爲在一六三〇年的時候，遼東盡失，滿清節節進取，愈迫愈緊；明代的軍人，又腐敗不堪，難於抵制敵人；公於是想選練精兵，購置西炮，以救危急。乃請旨遣人到澳門去商辦這事，皇上也允准，龍華民畢方濟乃銜命前往。這事果得好效，募得精兵四百，帶大炮十尊，整隊前來；人多嘉獎兵士的秩序；詎料由廣東水路前

進，方到江西的南昌，因別種緣故，橫生枝節，這事不得實行，皇上也收回成命；公的一腔愛國熱忱，竟不得發展。

公在崇禎朝，做閣老後，皇上非常寵幸，因而教士等也能自由出入宮禁；邱永修士（華人）爲龍華民的隨價，龍公入宮時得能和太監等交談，因而化行宮中，太監龐天壽溥樂德等首先奉教；繼而宮中奉教的竟至四百五十人之多，嬪妃宮女，也都進教；禁中且有聖堂，湯若望屢次入內舉行彌撒。公於是時非常悅樂，深盼皇上入教；但崇禎帝雖知聖教爲真教，無勇敢隨從公的好表。

\*

\*

\*

公盡心爲國爲教，至死靡已；天主看他功高德大，要賞報他以天國的永福。一六三三年八月，公患病，起初似不甚重，但以年老力

衰，終至不起。公因病，再三上疏辭職；皇上不准，溫語慰留，并多次遣太監問疾，遣御醫醫治，賞賜很多。但公自知病不能起，因料理任內各事。他去世的前，又不忘聖教，不忘西士，連上二疏：一疏稱湯若望羅雅谷奉旨修曆，勤慎將事，不無微勞足錄，請部議取；一疏薦山東布政使李天經（聖名伯多祿）謂他通曉曆法，可以代已管理曆局事務。二疏都蒙皇上允准。公於是專心預備靈魂的事，熱心契主，不問世事。去世前的一月內，曾行三次告解，屢次領主；那時在京的西教士湯若望羅雅谷鄧玉函輪班侍病，不離左右。延至十月初七日，（廢曆）安然逝世，享年七十二歲。翌日昇屍到聖堂，行追思彌撒，教士教友如失怙恃。皇上聞這個訃音，輟朝一日，以表示哀悼；追贈太子太保，給諡文定，遣官諭祭，發給治喪銀兩。一六三四年，公的棺柩乃運到上海；但因時局不靖，不即安葬，惟暫厝於南門之雙園別墅中。一六四一年，方始營葬於徐家匯肇家浜北原的賜域。今將當時的安葬情形，寫述如下。

這次葬禮，共歷三日。禮儀第一日，有一百四十教友，穿了喪服，手執白燭，從上海城內聖堂，出發到南門的雙園別墅；最前有執十字者的引導，繼之以耶穌苦難旗；有四個青年，手執香爐，一路燃香前行；再後有教友，肩負一檯，臺中站立一金十字；裝飾非常華麗，檯之四周燭火輝耀，最後乃執紼的教友，手執念珠，高聲誦玫瑰經。及到別墅，公之子驥和他的孫及家中衆人，向前迎接；驥則手受十字像，置諸廳中，而朝拜；卒站立這十字像，在公柩的前面。這是第一日的情形。

第二日的禮儀，更爲熱鬧，到的教友，也較第一日爲多。這次是從雙園到徐家滙，共有十一二里的路程。其出發的程序，最前是執旗者，旗上繪有公的主保聖保祿宗徒；繼之以聖彌額爾總領天神，

\*

\*

\*



旗聖加俾額爾旗，聖辣法額爾旗，護守天神旗，天神之后聖母旗，和十字旗；在每旗之四周，有執紼的教友，手執白燭，和香爐；再後乃一百四十教友高聲誦玫瑰經，再後乃二排扈從隊，一排擡有許多物件，爲在墓上分賜貧人的；一排執公的儀仗的；再後繼之以鼓樂，和許多官紳；官紳之後，乃領葬的潘國光司鐸，左右有公的二孫隨之，再後爲公之子驥扶公棺步行；棺後爲公的女家族坐轎送葬，和許多教友；一路人山人海，禮儀極爲隆重。到了坟墓，潘公做大禮追思，教友環繞棺邊，朗誦追思經。這是第二日的禮儀，

第三日清晨，舉行追思彌撒後，就行葬禮。上海縣知縣首先到墓，用最莊嚴的禮儀，代表皇上致祭焉。這禮行畢後，潘公乃行聖教禮節，悉照聖教禮規，祝聖墓穴，乃下葬。但有一事我們極當注意的，就是潘公以耶穌會的名義，在公墓中置一紀念物件，就是在白綢上用辣丁文金字寫的一幅；他的譯意是：一中國大博士徐保祿，禮部尙書，文淵閣大學士，乃全國最有名的最大的名士，他皈依聖教

後，敬之，愛之，守之，將爲後世永留名焉。耶穌會全體，因感公恩德，以至愛至情，立此紀念標記。一此辣丁文當時譯成了華文，同置墓中。以

\*

\*

\*

公的傳略我已言了，但公的德行，若不表而出之，似未能完全認識公之爲人。

一，保護聖教 我國聖教雖由利瑪竇等傳進；但聖教起初的時候，遭着許多患難，因爲皇上不正式准許教士居內地傳教，聖教的基礎是不穩妥的；利瑪竇死後，南京的教難，實是一個例子。所以在襁褓中的聖教，得以長大，得以立根基，大半由於公三十年的苦心經營所致。當沈澹要推翻聖教時，公願以己身己家己友的性命，擔保教士的性命，并證聖教是至正至真的教。及教難平後，公又和李之藻奏准皇上參預修曆，俾朝廷正式承認聖教，教士得以安居我國。

二，熱心救靈。公領洗後，要他的家族，也認識真主；於是公即勸他的老父奉教；不久而公全家也一一領洗了。公遭父喪在家時，二年中勸化二百人棄邪歸正；其他官紳因公之德表而感化者，有他的門人孫元化，和同去會試的二舉人。公雖做了高官，但人有問道辯難者，公也降心相從，不憚煩勞，為他們講解，公之答鄉人書，乃是一證。公因朝鮮遭倭敵，自請去監護；公的意思，是要在朝鮮開教，拯救人靈於魔鬼之手。

三，忠心事主。公奉教後，非常熱心，事主的表樣，出人一等。丁憂在籍的時候，曾二次到澳門，行聖依納爵的避靜神操；每主日瞻禮六，同教友到堂默想耶穌苦難；在堂內他引導教友念經；每日辦公事前，他必先望了彌撒，然後開始作工；他又勤於告解，領聖體，熱心恭敬在聖體中的耶穌，跪在聖體前，多時求主；總之對於事主的本分，一點不敢疏忽。

四，德行。公自皈依聖教後，內修工夫是很有進步的。公未進教時，

已經多年注意人生大事；天主曾默示以聖三的奇夢，當時教士紀載謂：這恐天主主要親自指示他三位一體的奧妙道理。又公舉行避靜神操後，於修德立功的原則，完全透澈懂明；謙遜聽命，苦身克己，公修之有素。待人又很和愛，凡人在患難中求他的，無不應允；做哀矜，慰病人，憐監犯，也是他的特出德行；信德，望德，愛德，三樣超性的德行，在公的言行中，時常流露出來，令人見而感動。公的許多聖德的標記，我未能一一述出；今祇將 Bartoli 司鐸所記那時的教士，論公的一段事譯出，可以想見公的聖德了。其言曰：

一保祿博士所活的性命，其聖德的超越，可以作證他所皈依的聖教是至聖了！他的德行在外表非常顯著，致教外人也尊而敬之。衆人所驚詫的，特別是公的二個德行：一是謙遜的德行，一是潔淨的德行。公的家族效法公的表樣，也都修有這德行，一是為他人所很稱讚的。公的愛德是超出尋常的，幫助衆人，不分畛域，貧困者施以哀矜，商事者，給以良策。凡公得悉在



何教士遇窘困事，公必竭力助之，聖教精神，深入公的骨髓；公於信德道理，有超越的聰明，了解明白，一若目覩奧理的一般；所以關於聖教道理的書，教士必要公鄭重審閱准可後，方敢刊印。公在逆境之中，誣妄之中，顯出非常的忍耐；即最侮辱他的仇人，公都大量地寬免。公又喜默想耶穌的苦難，而一一施之於行事。公常勉勵自己要至修成的地步。——

但是一個基利斯當的模範，並且也是愛國愛民的一個好官；不但對於超性的學問，有深切的領悟，並且對於本性的學問，也有精透的研究。公不但領洗後，對於修成的工作，非常努力，即未進教前，公所度的性命，也很是有道德的。愛清貧，好克苦，教外書上也稱公爲有德之君子。明史稱「蓋棺之日，囊無餘貲，一公死後，竟無錢還藥店賬。若公者，真可謂賢人了！」

＊

＊

＊

文定公在主前和人前，可稱是一個完人了。本年適是他去世後三百週，前國務總理，現本篤會修士陸徵祥，爰有進行列品案的提議。聖教會的列品，有真福品和聖人品。列品者，是一已去世的有聖德的人，由聖教會的首領——教皇——用其神權，宣言他在天國聖人之中，而令在世的人恭敬之也。列真福品有二種手續：一查考列品者在世時所度的生命，他的德行，他的著述，他的聖德之名，或致命之情形。這第一步的手續，大抵由列品者所生在所去世之當地主教負責為之。若列品者係致命的，在此第一步手續，不必有聖跡。若列品者，係精修的，則當有聖跡為證憑。但列聖品，無論致命，無論精修，都是要有聖跡的。第二步手續，是由羅瑪宗座進行，考察列品者究有超常的聖德，或為主致命的真據否？列聖品，是真福品後之再進一步，要緊有二個或三個聖跡為證據。列聖品，當在羅瑪聖伯多祿大殿中，舉行盛大的典禮：先之以九日，或三日的敬禮。列品的聖人，則受全聖教會的敬禮，可舉行彌撒，有規定的大日課經；列真

福品者，則不過爲一部份的人，或一地方的敬禮而已。

\*

\*

\*

聖教起初之列品，由羣衆教友見一聖德出衆的人，羣相號召，承認爲聖人而尊敬之也。惟這種一時之熱情，似非正式之手續，可  
行之於聖教起初時期，而不能繼續之於後；故聖教會改正之焉。雖  
然如此，但羣衆教友，關於聖人的列品，仍有他們的勢力，就是教友  
的信德，對於某某有聖德的人，在表面上所顯出種種敬仰愛慕的  
性情，日日擴大起來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；而於是這個熱心運動，在教友  
的心理上，不知不覺之中，發生極大的影響；列品的手續，乃開始進  
行。並且這個熱心運動，也是天主聖神，在教友的心中，所燃着的神  
火；這一個神火，愈燃愈大：這個求恩，那個宣傳；這地有聖跡，那處有奇  
事；天主主要光榮他的忠僕，不久列品告成了。

聖德，不愧爲基利斯督的攝影，而有其精神。因公所居的地位，所遇的環境，而能修這些德行，實是難能可貴。苟天主要光榮文定公，列品的進行，我想也是便易的；因爲羅瑪宗座，對於吾國的教務，抱許多的好期望，必喜見幫助繼續聖方濟各傳教事業的利瑪竇之徐光啟，得列精修品的。徐光啟一旦列品，則其影響，又能深入於吾國的知識階級，而加增他們景仰公的德學的心；這殆也和歸化中國有關係嗎？我教友同志，熱心祈求罷！另外我公教進行會快宣傳罷！

\*

\*

\*